

作品
陈峻菁

一位贵族少女的复仇传奇，一段感动天地的旷世爱情

独孤伽罗



下
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作品
陈峻菁

孤独伽罗



下
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001	第十二章	夺位极辉殿
023	第十三章	二圣临朝
047	第十四章	栗园春色
071	第十五章	晋王杨广
093	第十六章	平陈之战
117	第十七章	五子初长成
139	第十八章	尉迟绿萼
161	第十九章	五十大寿
187	第二十章	庶人村
211	第二十一章	仁寿宫藏娇
235	第二十二章	亘永不离
257	尾声	千古泰陵

第十二章

夺位极辉殿

廊下一阵脚步声，伽罗的心不禁一紧。怎么，李圆通这么快就回来了，看来，丽华一定又拒绝了自己的安抚。

这个倔强固执的女儿，这个不识时务的前朝皇后，这个被自己从极辉殿里驱逐出去的北周太后……伽罗咬着下唇想着，难道入宫十年后，杨丽华终于开始恋栈于大周皇后的无上尊荣？

“独孤皇后！”出乎伽罗的意料，推开极辉殿前门的人竟是杨丽华。

独自前来的她，梳妆得一丝不苟。

身上穿着深色的皇后祭庙礼服，头上梳着平滑黑亮的归真髻，髻上插着一尺多长的金题白珠步摇，上面的翡翠，绿沉沉的，看不见一丝杂色，她的两鬓，缀满了名贵的八雀九华花钿，耳边垂下长长的珥珰。

这郑重其事的模样，几乎令伽罗认不出女儿来，——平时总是淡扫娥眉的杨丽华，今天怎么会被金珠绶带包裹着？

昨天，伽罗已经下谕，命她换上公主的服色。

而年方二十四岁的杨丽华显然不屑于理会她的旨意，她发髻上插着金步摇和十二钿，身上悬着白玉长秋印，这都是大周皇后的衣饰，那些首饰和绶带看起来簇新耀目，也许还是第一次被杨丽华披挂在身上。

环绕阶前的隋宫侍女们都在看着伽罗的眼色，而伽罗却平静地在一张大理石面的桌子边坐了下来，从容地啜饮着一杯清茶，然后，她将茶杯放

下来，抬起眼睛，一言不发地注视着闯进殿中的女儿。

因为没有得到明示，侍女们没有拦阻来势汹汹的杨丽华。

被式样繁琐的皇后礼服包裹起来的杨丽华，看起来有着一一种凄然的美，她一步步逼近了伽罗身边，脸上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独孤皇后，您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后宝座，夜里还睡得着觉么？”

伽罗冷笑了一声，注视着这个曾是自己最钟爱的女儿的人：“丽华，你以为，你的母亲就这样向往皇后之位？”

杨丽华一怔，沉浸在极度绝望情绪中的她，前天亲眼看见了杨坚柴燎告天，北周的七庙被毁，宇文家的祖先塑像一座接一座地被丢出了长安城的太庙，随之入住的，是她杨家的祖先，从先祖杨铉开始，到她的祖父杨忠，他们全都长着方正的面孔、细长的眼睛、扁平的鼻梁……

鲜卑王朝气数已竭，辖制关陇燕赵众多胡族的偌大北朝，竟奉了一个汉人做皇帝，让她这个宇文家的未亡人怎能甘心？

难道，她这个大周皇太后就这样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宇文泰、宇文邕父子打下的江山被夺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杨坚登基成为新皇帝？

母亲的反诘，让丽华一刹那有些糊涂，良久，她才冷笑道：“独孤皇后，你苦心经营二十年，巧取宇文家的天下，难道不就是为了这无上的皇权、母仪天下的荣耀？”

伽罗高高地昂起了头，她已经年近四旬，容貌开始凋谢，气韵却越来越是优雅。

尽管昨天伽罗已正式受了皇后的玺绶，成为大隋的开国皇后，但此刻她却穿着与南朝普通汉女一样的服色，上身是件紫色夹领宽袖绣腰襦，下面是细裯长裙，颜色清雅淡薄，越发衬出了她五官的鲜明和秀丽。

“宇文家的天下？”伽罗喃喃念了一声，她的嘴角牵出了一丝轻藐的微笑，“宇文家的天下从何而来？”

“从马背上打下来的！”杨丽华回答得理直气壮。

伽罗冷笑了：“马背？坐在马背上打天下的人是谁？是宇文泰么？是宇文护么？是宇文邕么？”

侍女们一个个噤若寒蝉，她们听出了独孤皇后声音中的悲愤。

“太祖文皇帝宇文泰龙兴长安，半生血战，高祖武皇帝宇文邕十几年衣不解甲，西灭伪齐……而爹却趁幼主临朝，以顾命大臣的身份篡夺皇位，这与汉贼王莽有什么区别？”杨丽华不禁痛心疾首。

当初，她接受郑译和刘昉的意见，伪造宇文赟的遗命，任命自己的父亲杨坚为北周大丞相。

没想到，两年时间不到，父亲就已经逼禅。

这两年来，杨丽华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以前对政事漠不关心的她，这些日子为了北周的国运操碎了心，而到了最后，她却终于悲哀地发现，自己从不曾是母亲的对手：“娘，我杨家是大汉太尉杨震之后，代代忠良，怎能做这种悖逆不道的事？杨丽华身为宇文家的遗孀，本该善护幼主、临朝听政，不料却误听奸臣之言，引狼入室，将祖宗留下的万里江山双手奉送给外人，死后又有何面目去地下见宇文家的列祖列宗？”

“够了！”伽罗忽然间怒气勃发，“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她手边的茶杯晃动了一下，终于无法平稳，掉在极辉殿的地上，茶水细瓷，狼藉一片，侍女们看见她脸色铁青，都害怕得低下头来，没人敢上去收拾。

杨丽华扭过了脸，在殿门边负手而立。

这座极辉殿，是阿史那皇后嫁到长安时建起的，也是杨丽华住了两年多的地方，殿里的每一张帷幔和桌椅都是按她的意思安置的。

与其他宫室不同，极辉殿显得十分素朴清雅。

这院中的每一树梨花和白杨下，都留过杨丽华徘徊的身影。

她曾以为，在宇文赟死后，自己将要在这里度过无尽寂寞的岁月，却

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被人无情地撵了出去，取而代之的女人，则是她的母亲独孤伽罗。

前天，杨坚和独孤伽罗从丞相府穿着平民服色出来，由重兵环拥，在临光殿举行了登基大典，就在同一个时刻，杨丽华被亲兵们用刀逼着搬出了极辉殿。

面对着杨府亲兵们面无表情的冷厉模样，看着他们兵刃上凝着的寒光，杨丽华惊恐地搂住自己幼小的女儿，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还算伽罗有几分母女之情，她没有答应杨丽华和其他四位北周皇后一同到万善尼寺出家，却下诏命杨丽华以大隋公主的身份留居在皇宫里。

早春二月，满院梨树枝头爆出了淡绿色的叶芽。

这不祥的花树呵，杨丽华后悔地想着，自己为什么将这些来自随国公府的梨树和白杨种入殿前？

如今，这些枝叶繁密的梨树和高大的钻天杨，已经布满了正阳宫。

“丽华，你听着，我只说这一次，”继姐姐和女儿之后成为北朝皇后的独孤伽罗，用高亢得几乎有些嘶哑的声音说道，“宇文泰只是个精通权术、身无长才的奸雄，大周天下，由我独孤家手中得来！独孤公戎马一生，为北周打下了数十座州县，打下了三荆和陇右的大好河山，开国之功，谁人能及？不料，功高不赏，反为奸雄宇文泰所忌，终至……”

伽罗没有半点脂粉的脸上，泪水沿着细密的皱纹缓缓流下。

父亲独孤信被赐死已经二十四年，而他挥刀自刎时四溅的鲜血和脸上的凄然神情，却几乎夜夜在伽罗眼前跳动。

她种下了满府“出入使人愁”的白杨树，就是为了让这幽咽的树声时刻提醒她：勿忘父仇。

这些年来，伽罗几乎从未感受到人生的快乐，复仇的火焰充塞了她的心灵和眼睛，让她再也看不见别的东西。

杨丽华近乎绝望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她已经几夜没有合眼了，极度

的疲倦令她头脑发昏，但她仍不愿睡，不敢睡，不能睡……那篡夺皇位的人，就是她曾敬爱如神、威严沉稳的父亲么？

看来，当年齐王宇文宪他们进谏进得没有错，杨坚的确是一个狼子野心、利令智昏的逆臣，在他逊退忠诚的外表下，深藏着对皇权的垂涎之意，他和那假仁假义的王莽有什么区别？

而母亲呢？听说她在父亲篡位前夜，亲笔写下“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八个字劝进，这样的母亲，又比吕后好到哪里？

如此看来，自己的婚姻和命运，大约在出生时就已经注定，她注定了要为父母狂热的野心而牺牲……

“丽华，”伽罗任脸上的泪水被初春的寒风吹干，神情逐渐变得温蔼，“娘对不住你，竟让你嫁给了一个疯子，十多年来受尽凌虐……娘这辈子生了五男三女，最疼的孩子就是你，没想到，娘却会令自己最爱的女儿备尝艰辛和痛苦。丽华，忘掉那些苦难的岁月罢，娘会好好疼你、补偿你……”

伽罗声音中的温情，不禁令杨丽华感觉到一丝微弱的亮色，这位浑身疲惫的北周皇太后，颓然在桌边坐下，抬手支住额头，茫然道：“补偿？”

“是，丽华，忘记你在宇文赧身边度过的那些凄凉时光，忘记你曾是北周的皇后罢……在宇文赧眼中，你只是一个和别的嫔妃没什么区别的玩物，他竟然让那些身份低微、来路不明的女人与你一起分享皇后的名义。如今你不再是北周的皇太后，更不必用自己的大好青春为那个疯子陪葬，你是大隋的公主，是个正当盛年的美丽女人……只要你愿意，长安城的亲贵少年、青年王公，唯你所择。”

“公主？”杨丽华再次茫然地复述着，忽然间她无限凄凉地微笑了起来，“前天被废的北周皇太后，今天受封的大隋长公主，娘，这游戏一样的人生，就是你给女儿的补偿么？不，不，不……我已经看厌了深宫生涯，只想到万善尼寺度过残生。”

不远处，身穿朱红官服的李圆通，跟在杨丽华身后一路追了进来，刚才的杨丽华怒不可遏，令人生畏，连李圆通也拦不住她。

他有些尴尬地看着这对母女，她们俩站得很近，但表情生疏冷淡得像两个素昧平生的女人。

没有人能看出她们之间的情意和相像之处，神情愁恻的杨丽华，和她踌躇满志的母亲似乎生活在两重世界。

李圆通不禁低下了头，他手里捧着的黄绫碎片，是刚刚被杨丽华扯得粉碎的册封文书，在那上面，伽罗亲笔加封逊位不久的杨丽华为大隋“乐平公主”。

“独孤公，”伽罗从侍女手中接过茶杯，亲手递给刚侧身在锦凳上坐下的高颎，“请用茶。”

身为大隋宰相的高颎，顿时不安起来。

因为当年受过“独孤氏”的赐姓，杨坚如今经常在朝上亲切地称呼他为“独孤公”，俨然将高颎当作了妻子伽罗的手足。

上个月，就在杨坚受禅的第二天，他便拜高颎为相，进封渤海公。一时间，高颎官高爵显，大臣们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甚至连杨坚和独孤伽罗的嫡亲兄弟，都没有高颎的威势，但这一切，不但没让高颎感觉到荣耀，反而让他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恐惧，一个月来，他已经三度试图避位。

这是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的深春，极辉殿前开满了梨花。

三四十年来，高颎出入独孤府、杨府，看够了这素白如雪的花枝，既觉得亲切熟稔，又觉得充满敬畏。与伽罗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他今天才觉得，已成为大隋皇后的伽罗是那样陌生。

听说，朝臣们的奏折，大多由她批阅，杨坚只有点头照办的份。而滕王杨瓌背后告诉自己，每次杨坚在内殿召见大臣，伽罗必然在座，并常在

抢在杨坚前面开口决断事务，杨坚不但面无愠色，还会笑道：“皇后深知朕心。”甚至嘉谕道：“皇后所见甚是高明。”

如果杨瓚没有夸张的话，这大隋的天子到底是谁在做？

为什么他从前没有看出来，伽罗是这样一个热衷于政事的女人？

他一直以为她是因缘际会才成了这万里北邦的女主人，现在，他终于恍然大悟地发现，在独孤伽罗每一步上升的台阶上，都有着良苦的用心。

独孤伽罗见高颀腰弯得近乎佝偻，神态充满了谦卑，心下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她和高颀之间，早已不再有当年的情意，但在伽罗内心深处，她还是欣赏他腹书万卷的才华和洞鉴古今的明睿，然而，随着高颀官越做越大，他却变得越来越拘谨，旧日的洒脱，不知道去了哪里。

“皇后陛下，不知今日召臣入宫，有何吩咐？”高颀有些诚惶诚恐地问道。

伽罗挥了挥手，再次命他坐下，这才笑道：“独孤公，先父当年曾命我们以兄妹相称，如今独孤公的名位早已超过了昔日的独孤公，成了天下人望……”

竟然拿自己和她父亲独孤信相提并论起来了，高颀吓了一跳，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紧张地打断了伽罗的话头：“回皇后，微臣才干战功，不及独孤公万一，白白玷辱了独孤公的赫赫英名。”

伽罗微微一笑，奇怪地打量着他。

这就是那个去年带兵打败了叛臣尉迟迥、名扬北邦的大将么？尉迟迥是北周第一名将，平生战无不胜，竟败在了一个没打过几次仗的后辈手上，气得临死前还在破口大骂杨坚和高颀。

高颀今年刚刚四十岁，以文武全才名闻天下，可是，为了保全名位，这位曾平定过北朝境内各处叛乱的大臣，却活得如此沉重。

高颀被她的目光注视得更加不安了，勉强笑了一笑，才道：“皇后，

臣平生以姓独孤氏为荣，常常中夜回思，这一生的功业，都是出于皇上和皇后当年的赏识，拜相前日，臣曾经在家母前膝下泣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儿既受大隋厚恩，当以死报之！皇后，臣虽愚鲁，但忠心耿耿，可照日月。”

伽罗的眼神里不禁生出了几分怜悯，这个以聪明著称长安的才子，竟然迫不及待地在自己面前表起了忠心。

他在害怕什么呢？

怕不能升官么？他的官爵已经升至了顶点；怕失去权力么？高颍倾心吐胆，为杨坚卖命多年，这片忠心和这份干才，早已得到杨坚夫妇的首肯，如果她连高颍也不相信，那满朝大臣简直没一个能靠得住了；怕堕了威名么？高颍才德俱备、广开贤路，在民间口碑极佳，像这样的一位良相，谁能想到，他活得是这么紧张压抑。

“独孤公，”她只得温言抚慰道，“你不必自谦，去年皇上初摄朝政，群臣不附，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纷纷叛乱，烽火直逼长安城，郑译、刘昉这些大臣，受皇上深恩，却一个个推三阻四，害怕带兵前去平叛。独孤公天纵奇才、勇于任事，一年多来衣不解甲、屡出奇谋，终于平定了叛乱，开国之功，当以独孤公为第一……独孤公所作所为，深得先父风范，先父没有看错人，你配得上我们独孤家的尊贵姓氏。”

高颍虽然面无表情，心里却不禁感动。

她还是懂得他。

人到中年，他早已淡忘了几时情事，在四十岁时，少年时那朦胧隐秘的心怀，似乎已是上一次的人生，但这一刻，他还是敏感而真切地发现，在这茫茫广大的人世，伽罗是他唯一的知音。

他低下头，啜饮了一口细姜和乌程茶饼沏出的茶汤，舌间生出了淡薄的清甜。

见高颍神情已经放松，伽罗这才微笑着说道：“今天本宫请你入宫，并非为了谈论朝政。”

“哦？”高颀有些困惑地抬起眼睛，询问地看着她。

伽罗挥了挥手，屏开了左右人等，站起身来，负手在殿中徘徊片刻，才道：“勇儿和阿摩、阿祗这几个孩子都大了，到现在还没订下婚事，本官想……”

“皇后看中了谁家的女孩儿？”原来是为这个，高颀心下一宽，他本来以为伽罗是为了昨天廷议的事情特地召他晋见，谁料竟只是为了儿女们的婚事。

听说少冢宰元孝矩的女儿已奉命从洛阳来京，伽罗一定是看中了这个年方十三岁的小姑娘。

只不过，她是打算将这个相貌平平的女孩嫁给太子杨勇呢，还是许给五位皇子里人才最出众的次子杨广？三皇子杨俊刚被她从郊外左冯翊寺里找回来，强迫还俗，头发还没留长，元氏自然不会是为他挑选的王妃。

“你看，元孝矩的女儿如何？”伽罗热切地问道，“她配不配给勇儿当太子妃？”

元孝矩是北魏的嫡系皇孙，是纯正的鲜卑血统，也是大隋境内最古老的鲜卑世家，论起门第，自然没有什么不配，但高颀却隐隐觉得不妥。

他与太子杨勇这些年来来往频繁，深知杨勇喜欢美貌女子，尤其是喜欢娇媚秀丽的南朝汉女，元孝矩的女儿深眼高鼻，相貌平平、为人木讷，怎么能讨杨勇的喜欢？

但伽罗此时问他，并非真正在征询他的意见，她只是在宣告自己的决定。

因此高颀有些违心地点了点头，含糊应道：“元家的女儿家世清贵、贞静知书，可称太子妃之位。”

见高颀赞同自己的选择，伽罗不禁有些眉飞色舞了。

不知道为什么，年近四旬时，她忽然感觉到自己内心勃发的母性。

她渴望看见杨家第三代子弟的出生，他们一定会传承父祖的高贵血统，将这大隋社稷传至万世。

身为鲜卑人后代，她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与鲜卑世家结亲。元家，他们曾是强盛过人的皇族，他们是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的种子，只有元家的女儿，才配得上将来的大隋皇后之位。

“好，勇儿的亲事就是这样。独孤公，依你之见，长安城里还有谁家的女儿适合当晋王妃？”伽罗干脆利落地做了决断，又接着提起了杨广的婚事。

“这……”高颀不禁沉吟了，他还从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

伽罗的次子、晋王杨广由于长得酷似独孤信，从小深受父母宠爱，前几天已正式出仕，被授予幽州总管，昨天刚刚带着大队人马赴任去了。

对于这个任命，高颀内心深处有些不以为然，但他不敢说出来：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怎能当得起外任一方的大员？

听说杨广不仅相貌俊美，而且文才很好、骑射过人，各方面禀赋都比乃兄杨勇强出一头，但他性格深沉，让人有些摸不着城府，这种个性，这种才华，这种相貌气度，这种荣宠，只怕会培养出一个自信心极度膨胀的亲王。

见高颀沉默不语，伽罗笑了起来，她本来就没打算让高颀推荐晋王妃人选，她只是想让他将自己的决定转告给杨勇、杨广和杨俊兄弟。

“本宫想着，皇上早有渡江扫平南陈之志，这南陈的半壁江山，是陈霸先自南梁萧家的手上夺来，我们杨家若与萧家结亲，将来平陈之时，也可谓师出有名……梁明帝萧岿有好几个女儿，听说相貌品性都不错。”伽罗一边沉思地说着，一边在极辉殿里走来走去，高颀觉得，她的脚步里，有一种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急切。

这个想法不能说没道理，但高颀不禁有些心情压抑，为什么伽罗从来就没将儿女们的婚姻和感情联系在一起呢？

她根本就没问过杨勇、杨广他们喜欢谁家的女儿，更不曾问过乐平公主杨丽华和兰陵公主她们的心之所属。

她只是一厢情愿地用儿女们的婚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虽说旧事早已成尘，高颀仍然想弄清楚，当年她没有坚拒与杨家的婚事，最终没嫁给自己，是因为看出了杨坚比自己更有才能和前途呢，还是为了服从她父亲的心意？

听说她和杨坚这些年来一直恩爱，但是，同为男人，高颀相信，身为大隋君王的杨坚，无法像伽罗希望的那样，一个嫔妃也不设置，永远深沉爱慕着伽罗，一如十七岁的新婚岁月。

不，这不可能，纵然杨坚对伽罗的确是情深意长，纵然杨坚也的确像群臣们私下所传说，对伽罗又敬又怕，但身为帝王，杨坚早已不会是伽罗从前那个同进共退、目不旁视的丈夫。

“那么，秦王呢？”高颀仍然小心翼翼地问着，在这样谨慎和沉默的同时，他也为自己感到一丝悲哀。

是的，他是当朝宰相，也自信有忠直的气节、过人的才干，但正因为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才有不胜寒的感觉。

以高颀对伽罗的理解，他不敢对伽罗有任何劝告，后宫之事，伽罗从来就不曾听进任何一个人的意见，甚至连皇上杨坚也不例外。

而让他更难过的，还不是自己在伽罗面前的唯唯诺诺，昨天的廷议，让高颀至今不能原谅自己。

昨天，在殿上议事的时候，吏部尚书虞庆则说：“宇文家被废的亲王们深怀怨望，密地招兵买马，欲有所图，不如把他们全杀掉算了。”

高颀深为愕然，刚打算开口劝谏，内史令李德林已经跪下，含泪奏道：“宇文家既已将天下禅让给陛下，陛下千万不可行此狂乱之事，若如虞庆则所言，尽灭宇文氏，除了给陛下招来朝野骂名之外，别无好处。宇文家的亲王们既无兵革，又无长财，除了公侯的虚爵之外一无所有，他们

只是些穷困潦倒的可怜虫，陛下何必与他们为难？”

不想杨坚却一瞪眼睛，怒道：“阁下是书生，不配议论这种大事！”

李德林是拥立杨坚的大功臣，竟也当着群臣被斥，吓得高颍和贺若弼、杨素等人面面相觑，不敢作声。

昨天下午，宇文泰剩下的几个孙儿和宇文毓、宇文觉、宇文邕的儿子们统统被囚，夜里一个个都被灌了毒酒，最小的还不到一岁。

此刻想来，高颍不禁为自己昨天的沉默而后悔，如果自己接着在李德林之后当廷力争，杨坚或许不会这么快下手罢？

甚至，高颍怀疑，虞庆则这主意是否是为了讨好独孤皇后？

杨家受北周几十年深恩厚宠，杨坚不见得一定要和宇文泰的子孙过不去，只有伽罗，她因为家仇的缘故，恨宇文家入骨。

就算当年的尔朱荣、宇文泰夺了大魏的江山，弑杀了不少神元皇帝的皇子皇孙，也还没把元家斩草除根、杀得寸草不留，女人记恨起来，似乎比男人更可怕。

“秦王……本官想给他在清河崔家挑一个好姑娘。”

高颍暗暗摇了摇头，伽罗是什么时候开始起，已经变得这样面目全非了？当年，她喜欢自己的时候，丝毫也没有考虑过门第和家世，还暗示自己托人上门提亲，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她竟将门第看重到这个地步。清河崔家，是了，那是伽罗的外祖家，也是北方最有名的士族高门。

门外，一股异样的气味飘了过来，高颍闻了出来，那是长安街头萦绕不散的恶臭，没想到，如今连正阳宫里也能闻见了。

伽罗显然也闻见了这夹在梨花淡香里的臭味，她皱了皱眉，越过深红宫墙极目远望，似乎是自言自语般说道：“长安城也该重修了……”

都斤山头的月色，皎若霜雪，仿佛与长安城也没有什么分别。

千金公主一身白衣，伫立坡顶，眺望秋月良久，俯头再看，却见面前

茫茫戈壁、沙碛荒滩，映出无边月色如水，身外猎猎西风、旌旗展动，带来无穷萧瑟寒冷的秋意。

千金公主仰望着大帐牙门上飘扬的狼头大纛，突厥人号称狼族之后，悍勇异常，王族之姓“阿史那氏”的意思，就是苍狼的碧眼。

虽然突厥真正兴起不过几十年，可铁蹄到处，不但全歼当年的漠北之主柔然帝国，还令东魏、西魏、北周、北齐争相朝贡结盟，她的可汗已经答应，只要一有机会，便会点起雄兵，为她报复这血海深仇。

她出嫁仅一年，长安城的国号，就从大周变成了大隋，成了杨家的天下。

而父亲赵王宇文招与几个叔父也全数被杀，亡国之痛、灭族之恨，让千金公主悲痛之下呕血数升，国仇家恨，极快地将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若无磨难之苦，心必永远温软；不经死别之痛，岂明世情凶险？

如今她是宇文家硕果仅存的后裔，其他大周公主王孙，就算还能拣条性命，也必是封爵名位被夺，只能和当年的北齐高家一样卖烛为生、乞讨度日。

在某种意义上，她甚至深深理解了自己的仇人、当年的独孤伽罗。

十几岁的年龄，本来还是天真未脱的世家小姐，生长绮罗丛中，见惯风花雪月，却不明了那些宅院深深处的静美风景，是父兄们一刀一枪在外面打下来了，更不明白这种风花雪月，一夜之间就能被撕成碎片，满地狼藉、血流成河。

一个身材高大、阔面碧眼的威猛汉子从她身后走来，他人到中年，满面虬髯，不怒自威，这就是沙钵略可汗，他名叫阿史那摄图，是乙息记可汗之子。

乙息记可汗兄弟四人，按着突厥继位的规矩，为保部族强盛，王位兄终弟及，并不传给未成年的儿子，是以王位从乙息记可汗传到他三弟佗钵可汗手中时，已在兄弟间易位两次，佗钵可汗欲将王位交回二哥木杆可汗